

千古之谜谁解

□许谋清

桑梓是故乡的代名词。

在我出生的村子,桑和梓被老榕树代替了,这好歹树还是树,让人难堪的是脚下的地也被代替了。本来应该是养育我们生生不息的五谷地,却换成赤土埔。

什么是赤土埔?

红土,硬沙粒,寸草不长。简而言之,是大地秃斑。大大小小的方圆几里地,这些百无一用的废地一块块横亘在绿色的五谷地中间。

我们村北边是龙身埔,东北边是后壁埔,过溪还有舍坛埔……和五谷地生机勃勃的绿一比,赤土埔是那么冥顽不化。村子中间的篮球场不叫球场,叫球埔。有块赤土埔叫血埔,太刺激,后改名福埔。为它易名的乡村先生并非只图一个好字,有出处,古代战争讲福物祭旗,就是杀敌方的俘虏把血泼在战旗上,以壮行色。血埔、福埔,是血红色的赤土埔。

20世纪和21世纪交界,我回到故乡挂职体验生活,有机会数过晋江的这些赤土埔,竟然有1000多块。当然,有一部分是隐形的,村子、墓地。300多个村子,300多片墓地,无一例外都建在赤土埔上。还有300多块仿佛无主零落,它更加刺眼,它在提醒,五谷地地下也是赤土,赤土是晋江整片土地的“地骨”。

西晋,我们的先辈,衣冠南渡,被大海截断去路,他们别无选择,从马背上滚落下来,双膝跪地,接受上苍的赐予。但他们百思不得其解,天无绝人之路,把这不长五谷杂粮的土地赐给他们这些饥肠辘辘的人干什么?这也构成一个千古之谜。

他们向天地长啸,以吐胸中块垒。这里出的第一个大诗人,就以吟啸留名。他上京赴考,上了唐朝的龙虎榜,而留在故乡的是他常在那里吟诗的一座石桥,现在,连目不识丁的老人也知道它叫吟啸桥。

南方山清水秀,晋江倒是另一种特色,带着北方的苍凉。

一千多年,风吹雨打。刮风,红尘滚滚;下雨,赤水横流。

千古之谜,谁解?

老祖宗解了一次谜,后生晚辈又解了一次谜。

老祖宗是一个转身,后生晚辈是一个回身……

转身就是面对大海,面对那片还有些陌生的动荡的大海,这里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,宋元泉州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。泉州分北港南港,北港在晋江北边,南港在晋江南端。现在还保留着很多遗迹,北港有洛阳桥,南港有安平桥,都横跨大海,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;北港有祈风

石刻,南港有摩尼教石刻,都是绝无仅有,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世界上最长的海上古石桥,世界上唯一的摩尼教教主石刻造像。但晋江有东方第一大港,明清海禁,别无选择,这里的人就下南洋,让这里成为全国著名侨乡。几百万人在外面,有海水的地方,就有晋江人。

回身是改革开放后,晋江人突然明白,上苍给我们这片土地,并没有说,非得在上边种地。其实,这是上苍提前为正在走向工业化的晋江圈好的地。晋江人看赤土埔,原来看到贫穷,这一回身,看到财富。原来是废地,一下子变成宝地。工业化,建厂房,需要大量的土地,不宜耕种的赤土埔成为最佳选择。

这里的工地,都呈赤土埔状态。工地动工,都是赤红。和泥,是一朵朵硕大无朋的红花,开在南国的土地上。于是,那些飘零无主的赤土埔,千百年被人忽视,现在也都以它和工地一样的色彩呼唤创业者,而且成为各种项目的首选。土地赤红,开发更是红红火火。

由于城市化步伐日新月异,一大批乡村脱胎换骨成为新的城市的一部分。

人们对赤土埔重新认识,转“废”成“宝”,不管原先已经成为村子,成为坟地,还是被弃置于村边、山边,正在逐步重新归一,体现它的价值。

原来赤土埔寸草不长的两个因素:风口,无水。有了建筑物,挡风;办厂,引水。一排排绿树终于成活,成林荫道、绿化带和园林。赤土埔并不是无情物。

现在回想赤土埔的造型,有点儿像沙漠,赤红色,一个土丘连着一个土丘。不一样的是,沙丘是移动的,土丘是凝固的。沙漠上的沙丘有迎风的缓坡和背风的陡坡,形成一道沙脊线。赤土埔很难走出一条路来,寸草不长,路是靠脚踩出来的,靠脚印排列出来的。只要一场风雨,赤土埔上的路就消失了。过去,一个人夜里过方圆几里地的赤土埔,常常是走着走着,一次次走回原点。所以,开发的赤土埔和自然的赤土埔不一样,它必须用推土机铺开。人们用石灰在上边画出一条条白线……首先用石子水泥铺路,再压上一层沥青,让汽车从上飞驰而过。因是新土,赤土埔更红了,而且成片地展开,很是壮观,好似一片铺满大地的红地毯。远远看去,像是在筹办盛大的节日。

一块土地,可以百年千年不变,一变,仿佛一下子越过百年千年。现在,你到晋江,已经看不到蛮荒的赤土埔,展现在你眼前的是一座新建的城市中心和分布在它周边的工业园区。

赤土埔,不再抛头露面,用它的肩膀扛起一个名列前茅的全国百强县市。



乡间古柏

□朱定宝

村中的古柏,粗壮威武。远望,似一把巨伞,撑起大片的阴凉,也招来接踵的乡情。后来,成为村民小聚的场所,更是地标之物,提及“乌柏树下”,童叟皆知其处。

拥有410岁高龄的古柏,盘根错节,似一处根雕艺术群。令人惊叹的是,从岁月沧桑中走来的古柏,竟没有在山乡风雨中折断。粗壮的枝条,经年爬满青苔,一派盎然。树下,小溪淌过,小桥横架,不规则石块砌成台阶小径通溪,待下到溪里,蹲在光洁的大石板上,头顶树干横空,太阳下闪出圈圈光影,这里便成为村妇浣衣洗菜的好去处,或许常年阴湿,桥栏、溪坝与古树一起,爬满绿绿的青苔。沿溪有绿竹,长势茂盛。一个人站在桥上,小桥、流水、人家,抬眼之景,诗意浓浓袭来。倚在清幽的桥栏杆,人与物即时入画。捧本书在此诵读,抑或遐思,会是一种超然境界。

桥头边,是阿豪叔开的杂货铺。少时常牵父亲衣角去那,接过豪叔抓起的一些小零食,就闪到店门口,半蹲着,开始慢慢享用。少年时期,缺衣少食,偶得些美味,自然两眼发光,也就有了欣赏周围物景的劲儿。第一次看清古树很是高大,细瞧,树叶及大小枝条上,爬着很多青虫,引来各式鸟儿前来啄食,叽叽喳喳喊

常言道:“南米北面。”在传统思维中,最喜欢吃面食的肯定是北方人。毕竟,面弹肉香的兰州牛肉面、肉嫩汤浓的山西打卤面、酱香四溢的老北京炸酱面,随便拎出一个都那么诱人。其实,南方人也喜欢吃面,因为带有山海的风味、江南的精致。在各种面条中,我比较喜欢吃福建炒面,因为那里面藏着浓郁的故乡味道。

福建靠山面海,盛产海鲜。靠山的部分则遍布山珍和菌菇,这是炒面或煮面的原料。简单来分,福建面食可分为两类,白色与黑色。白色炒面多采用新鲜鱿鱼、猪肉与鸡蛋。海鲜面最重要的是起锅后还需用“高汤”来煨,浓郁的海味会钻进每一根面条里;黑色炒面则另辟蹊径,用山里特有的菌菇加上山珍,调料则是香浓的猪油与老抽。最点睛的是炒面里的猪油渣散落在面条之间,轻轻咬破,猪油的鲜香溢满唇齿。

儿时,周日母亲会带我们去新华书店买“小人书”看,回家时就到“味中味”去吃古田炒面。如今的古田炒面已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据古田的国家一级厨师老苏介绍,古田炒面的特点是用料讲究,原料选用当地的碱面。制作时先煮后炒,火候、油量要求极为严格,只有旺火少油不停地翻炒,才能把面的香味炒出来。一定要用猪油和猛火,翻炒中猪油才能浸润每一根面条,再加上肉丝、鲜菇、大蒜,几种香味环绕,让面条变成口感丰美、味道鲜亮的佳肴。

莆田卤面是福建传统面食之一。前几日到莆田,诗人阿上一定要拉我去吃莆田卤面,说是不吃卤面,不算到过莆田。在梅峰寺对面那家已开业几十年的兴化府吃平民卤面,是很多来莆游人之最爱。莆田卤面的吃法非常特别,首先要将面条上浇浓郁的鸭肉酱汁,再加上鸭血、猪肉、油条等配料,最后撒上葱花和花生碎,其味道香醇、口感细滑。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送友人曹子方、张仲谋到福建赴任时,品味过莆田美食时赞不绝口:“官焙茗壁天解

个不停。我不敢停在树下,生怕一阵大风吹来,树叶哗哗翻转,甩下青虫掉到滚圆的青虫,顶着两根触须,令人毛骨悚然。

诗云:偶看柏树梢头白,疑是江海小春花。古柏果实成熟后,成为孩子们的乐园。白色果籽,满树点点,如诗如画。每年秋冬,树叶开始青黄不接,已不见夏日青虫,脱枝的树叶满是惆怅,在空中打转着,最终还得落地化泥。此时的古柏,挂满大山孩子的童真和快乐。黄昏到来,放学后的小伙伴们就此打围,围在乌柏树下引蚂蚁,捡乌柏籽,有爬树练胆的,有寻鸟窝的,贪玩不知归,直到暮色降临。

古柏有来历,当地族谱载,旧时笔竹巷有读书人叫朱炳,年少聪颖好读书,中举后被荐去宁化做官。朱炳孝顺善良,有恋乡情结。他喜欢家乡的一花一木,走马上任前,亲自在双坑口种下这棵乌柏树。此地是两条小溪交汇处,非常适合乌柏树生长,不出数年,已经枝繁叶茂。朱炳过一次,远观大树,发现像极了母亲平时撑的纸伞,而此时母亲已不在世,睹物思人,泪眼婆娑,倍感神伤。于是,他决定举家搬去宁化定居。尔后,随着年岁增大,且路途遥远,车舟劳顿,已无法回乡看看。想家的时候,便托人摘些乌柏籽,加工成装饰品挂于书房,以寄乡愁。

今时,古柏入选市级十大古树王。来客进村,一茬接一茬,他们先在村中赏乌柏古树,再去村东头看百年榕木石楠,还可去四方大土楼的前厅石墩坐坐,吹着山里凉风,沏着高山野茶,小憩片刻。这里是朱熹后裔聚集地,与老者闲聊中,欲寻朱子足迹……

有一种人文,立命在大山里,深深扎根于山野大地。

故乡的面

□鲁力



面,淪汤试春聊加餐。子鱼通印蚝破山,不但蕉荔荔枝丹。”

厦门炒面线是闽南独有的地方小吃,属于闽南菜系,与香港的油炸面有点类似。香港美食家蔡澜说过,“没有弹性的面,那就是没有灵魂”。厦门炒面就很有灵魂;烹制方法是选择用上等面线放在七成热的油锅里炸至赤黄色,捞上盘用开水去油腻待用。以瘦肉、冬笋、香菇为配料,切成丝炒过,再加一点绍兴酒,把炒过的面线拌上鲜虾仁再炒。吃时以沙茶酱、红辣酱为佐料,拌着吃香味无穷。

回到家乡,端起一碗面,重拾少年时代的快乐。家乡总有一些面馆的面做得好,一直宾客盈门。只有这种用双手精心创造的故乡食物,才是我要找寻的味道。一家面馆为什么生意那么好,原因就是他们把面当作主角,做到极致,这样很多人就喜欢吃。当然,另一个原因是,味蕾深处是故乡。对出门在外的游子来说,没有什么比一碗炒面更能唤起对故乡的记忆。若从人生哲理上看,吃还是一种文化。我爱吃故乡的面条,归根结底吃的是一种心情,是一缕乡愁。

没察觉水底潜藏的绚丽心事
坐在它们身旁
芬芳齐聚心房
一丝一缕如此清晰
仿佛那美好的时光
一分一秒被月光照亮

荷香

(外一首)

□钟卫军

平淡的日子久了
几乎忘记它的存在
把它贮存心间吧
和你走过的日子
就有荷香扑鼻

走在这美的图景中

我看见飞机驶过的云线
也看见垂直落下的旋转的叶片
它们如此清晰地出现
清晨的天宇写满蓝色的预言

这已是六月
阳光增加了厚度和重量
芙蓉李、葡萄、梨
它们多彩的光照亮了乡村的生活

一路之上
岁月捧出馈赠
湖水荡漾,山前的白鹭
从远方到来,在这里安家落户

走在这美的图景中
云朵微笑
鸟儿掠过欢悦的音符
抑制不住的蝉鸣
越过多年的阴影
涌动着
把心的乐章弹奏到高处



带着乡愁出发

□禾源

落到树根前,在后来的日子里化作泥,它的生命轨迹就是一棵树的高度。树叶如是,树也一样,我给落叶、腐木的生命形态命名它为“锁在一块土

地上的时光”。其实,我娘差不多也是这样,她出生于村子,没有出嫁的经历,而是招赘上门,唯独出过的远门是到乡所在的中学看过我一回。她的生命轨迹,从时间上描述近80个春秋,而从空间上描绘就仅仅在村庄那个点上,她生命的气息只能氤氲在村庄这个气场中。

故土在怀,心绪宁静。那天中午在服务区用餐,一小伙子拎着自备食品把我们引到服务区的驾驶员之家。挺好的环境,这里有餐桌、茶几、洗衣机、微波炉,还有两间房。他拿着卤蛋、卤牛肉等开启微波炉加热,又取出那种能自蒸快食的米饭,一人一份蒸煮起来,十几分钟一切就绪,刚才一路驾驶的伙伴从休息房走出,几人像下馆子一样围桌吃了起来。这餐饭特别香,加热包蒸出的米饭粒粒饱满,软而不黏,可口中感觉庆幸,还好有了这次出行,不然就错过了这种特制的饭食,错过了这么体贴服务的驾驶员之家。吃好了饭,还是那位同行,他认真收拾着,连地板也拖干净。他说,我们收拾好,后面的来人就更方便了。我明白了,这里是免费为驾驶员提供途中休息的服务场所。行路人为行路人

行方便,茶盐古道遗风啊!

我十来岁时跟着叔公走路进城,在路亭歇息时,叔公抽出短烟筒要抽袋烟,掏出火柴时摸不出火柴梗,我接过盒子又瞧又摇,确实是空盒。他不慌不忙,站到路亭坐板上把手伸到亭子的檐下掏出一团油纸包,取出一盒火柴,点燃了烟,一边吸着,一边重新包好油纸包又放回原处。“叔公,您什么时候把火柴放在这?”见我纳闷,叔公笑了笑,说行路人放的,他要下次带了才放。行路人有个规矩,用了这里的火柴要记得下回经过时补上一盒。这火柴是行路人为行路人备的,也为流浪人寄宿时取火之备。后来我发现父亲在茅草寮中也藏放火柴,父亲说方便自己也方便别人。路亭、茅草寮,这并非居住人的地方却留下为照顾别人的善心。等我带孩子走过路亭时,再也找不到那油纸包,后来路也荒废了,茅草寮干脆消失了。今天高速公路服务区的驾驶员之家,再一次让我找到那包丢失很久的油纸包,找到田野间的茅草寮。我竖拇指为那位同行的伙伴点赞,他才是一位合格的行路人。

至于后面的行程我从不过问,因为我带着乡愁出行,相遇便是故乡!

落到树根前,在后来的日子里化作泥,它的生命轨迹就是一棵树的高度。树叶如是,树也一样,我给落叶、腐木的生命形态命名它为“锁在一块土

